

武林舊思錄

上海大書印
行局東海





武林舊思錄目次

醉靈軒

一

胡吹

一

湯和尚

二

蓴菜

二

金華神

三

秦檜舊第

四

姚勇忱

五

太平軍

七

朱天君

八

武林舊思錄

目次



武林舊思錄 目次

二

岳墓鐵像

八

打虎

九

西銘先生

一〇

皺月廊

一一

鼠荒

一二

鄒眉生

一三

薙髮令

一六

鳳凰寺

一七

葉品三

一八

溫元帥廟

一九



銅書鐵畫.....一一一

彭剛直梅花.....一二二

孝子坊.....一二三

拱宸橋.....一二四

香官書.....一二五

秋賦.....一二七

白雲菴鏡.....一二九

話經綱舍.....一三〇

錢塘虎林.....一三一

霧淞.....一三三



貴林舊思錄

目次

四

牛皋墓

三四

李生

三四

舊旗營

三六

乙客

三八

八卦石

四一

貢院

四二

武林舊思錄

小蝶戲編

醉靈軒

舊者家住錢川。余居杭。讀書外家。軒故外王父浚卿公。漱讀書館。宅人不知愛惜。奇書半飽蠹魚。花樹池亭。往往荒落。月黃如眉。半面窺客。燈瘦似鶴。側竚睨人。寥寂之狀。已足令人消瘦。況溫清遠於澹海。朋簪疎若晨星。此時作詩。最多幽怨。及後別去。轉勞夢思。因取唐羅隱別朱慶餘宅。除卻難忘是醉靈詩意。用名是軒。數年以來。缺章屢俗。不知軒前花樹。猶識故人否。

胡吹

宣統末。江干生盧管。吹之如笳。賣餅者製爲器。謂之胡吹。以售小兒。一時競買。入夜笳吹滿天。草木皆驚。竟兆辛亥之變。又兒謠云。宣統三年。大百姓賀年。及鼎革。謠吹自絕。

湯和尚

湯仙道德操行。晚世第一政變以來。武人競殖權貨。互相傾軋。公爲革命巨勳。獨超然遠引。皎皎難羣之鶴。正不僅喻伍爲羞也。其家人言。公居在山陰。誕之日。有行腳僧負錫來。問湯公家所在。鄰人指點之。逕入。暮夜不出。羣相疑怪。試探之。門內啼聲甚雄。已誕兒矣。乃知僧公前身也。然晚節頽放。酒色自污。一時女伶娼妓。都入其門。坐是致疾。遂破戒體。豈未學吞鍼。先登姪室。和尚功行。果未堅耶。

蓴菜

蓴似荷錢而小。製爲羹。煨菜清腴。不類人間煙火。潘耒蘭雪遊西湖。一日詣酒家。欲食蓴菜。園菜杭蓴。蓋謂鮑也。烹而進之。老闍不識。蹙額哺啜。曰。味何其膩也。使易之。又宰他鮑而進。老闍遂巡不食。三嗅而作。曰。如是夫。甚矣虛名之不可求也。君番禺人。其言句磔。人或不曉。請書之。則真也。一座大笑。明日詞場傳遍矣。瘦鵑過杭州。不欲食蓴菜。豈亦怕食鮑耶。

金華神

俗媚蛙爲神。事最虔。苟見蛙。盛以朱漆盤。食之汾酒。蛙醉睛怒。皮色時變。則舉家相慶。以爲真神降矣。鼓樂導之。以入於廟。金華謂青蛙之譜也。若於廟見蛙。與人猶吉。廟祝利得油燭。蛙乃時見。一日有人涉其後園。見一井。封蓋甚密。疑藏奸宄。啓之。羣蛙怒。乃知向所見者。皆此類也。大笑而出。繇此香火遂弛。案神姓曹諱果。從錢武肅平塘有功。金華一區。神實定之。故有宋以來。勅建此廟。初非淫祀。今廟猶藏曹將軍鐵戟。戟丈餘。鋒三刃。尾有臥錐。可鑿可擊。鐵色黝然。想象馬上雄風。千載如見。方神築堤金華時。怒潮時決。堤屢築不就。神禱於江。夜夢青衣人告曰。明午潮退。有水漩渦而起者。其地可急下。楫則塘築矣。醒而翼之。亭午果報潮退。有水旋起。急下楫。青蛙數萬擁柱。塘倅不曉。弓箭亂下。蛙終不去。一時江水盡赤。而塘以成。後青衣人復見夢曰。成子之功。亦吾族矣。掩淚而去。然則俗以蛙爲神。似非無因矣。廟又祀張順像。云隨宋公明征方臘。張順獨斬湧金門水關。入遇伏殉難。死而封神於此。實

有一方財帛。鄉愚鄙夫。且以金華神實腹順矣。謬陋至此。可哂也。然蘇小鄉鄰。乃爲武二六和塔下。魯智深且有聽潮之亭。舊縣前大柳樹。實爲林教頭埋骨之區。水滸英雄。一似真有其事者。要當與賣川塞梨花墓。同存疑案耳。

案檜舊第

舊布政使司署。相傳是檜故第。右吹鼓樓。卽東甯畫灰處也。其實非是。檜舊第卽德壽宮。先是羅氣者言。其地有鬱蔥之祥。檜專國。實觀鯢焉。請以爲第。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。有旨賜檜望仙橋宅一區。絹萬疋。錢千萬。綵千緡。丁丑有詔使就第。假以教坊優伶。率執威賀。中席有參軍者。前奏檜功德。一伶荷交椅相從。談語諧謔。盡哄一堂。旣罷。伶復倚參軍將謝揖就坐。忽墜其懷頭。乃總髮爲髻。綴大巾環爲雙疊勝。伶指間曰。此何環。曰。二勝環。遂擊之白。爾但坐。太師交椅。取銀絹例物。二聖環掉之。腦後可也。一塵失色。檜慙。盡下伶獄。有死者。卽參軍亦不免。於是語禁始益繁。當初賜第時。兩浙轉運司置

一局曰。宿場官吏甚衆。專應副賜第事。自是迄檜敗。終不罷。歷款不資矣。檜有孫女。纔童稚。封翁聞夫
人謂之童夫人。愛一縷。忽亡去。飭臨安府求訪。及期不獲。乃擣繫鄰家。且欲勒兵官。兵官惶恐。盡捕鄰
中民。縊而皆非也。因路入宅。老卒詢其狀。圖百本張之。茶肆其擾人如此。檜死。遷其家廟於建康。還空
其居。高宗將修勤。即檜舊第建新宮。紹興三十二年六月。詔以德壽爲名。丙子內禪。禮畢。還居之。以朝
禁爲南內。此爲北內。亦稱北宮。

姚勇忱

吾讀王世貞二館人傳。而慨夫勇忱死事。竊歎其舍身之義。而事非其主也。勇忱與江南生同爲王金
發客。辛亥政變。王金發以綠林之豪。爲紹興軍政府。假官符以肆盜剽。鄉里之人。業切難矣。及收捕黨
人。令下。金發乃逍遙至海上。擁多金矣。而熱中不已。適有選人北上。金發厚賂之。求賂曾道。除黨籍。還
人既北。頃還報曰。袁公謂縛公如縛虎。急則叛矣。不如舍之。金發大喜。乃謀歸浙。時勇忱方臥疾。聞信。

不及櫛沐。擐冠而往。則行李已戒途。勇忱攀轅而登曰。僞人之言。遂令明公以身試虎穴。金發曰。袁公大義。朱瑞又故人。何爲謀我。執不聽。勇忱乃請同行。遂其如杭。杭人皆驚。走相告曰。虎兇出於柳。是誰之故歟。因夜見朱瑞。瑞笑曰。羣公勿疑。吾有以處之矣。遂令便衣警吏十餘人。入值金發寓舍。名爲宿衛。實監視之。凡書札往來。莫不收去。呈於督署。金發不知也。勇忱憂甚。陰寓書江南生曰。王公萬一不測。吾死之。程嬰之事。汝爲其難。明日。瑞遣人邀金發入署。勇忱抱足不放行。金發蹴之曰。豎奴。誤乃公事。逕去。勇忱俯盼車轍。意極淒愴。至暮不返。勇忱曰。敗矣。果憑何罪。以執我王公也。不及往別。逃去。金發既入獄。悔曰。吾不聽勇忱之言。將手上鎖約指。巨如龍眼。賂獄卒曰。願一見姚生。覓之不得。已逃去矣。則又詈曰。庸奴。果負我耶。勇忱既逃。盡斥家資。別江南生曰。勇忱此行。非出王公。不歸矣。哭拜而去。狼狽入京。因得見某巨公。則金發之名。赫然昭在黨籍。歎曰。僞人之言。固如是夫。然袁公方欲收西南。金發亦人望。何不並舍之。巨公以爲然曰。汝先返。命旦夕下矣。勇忱必欲得明令。示信朱瑞。巨公觀爲

手書。勇忱大喜。以爲身多返。金發朝出獄矣。及杭。竟并逮之。勇忱大驚。以書爭。曰。書何足據。吾知有袁公耳。遂與金發同斃於獄。而敕令亦下。江南生聞之。南向載拜。曰。勇忱死得所矣。後今之事。吾難爲程嬰乎。

太平軍

太平軍初陷杭州。旬日而退。未多殺傷。其時婦女皆深居遠處。倉卒及難。不識途路。多所亡失。有婦人隨衆出城。與家衆失。皇皇路隅。莫知所之。見有多人。方攀躋山嶺。茫然隨之。衆止亦止。露宿於林。及醒。羣人渺矣。大窘苦。因不辨方向。信步所適。越榛路莽。顛趾皆碎。既而見一城。難人咸羣。向門而奔。大喜。亦趨。遂入羣中。不知所屈何地。入城。聽其聲。悉杭音也。異之。問此何地。曰。杭州。則益怪。曰。天下有兩杭州耶。且諸公盡杭人。何爲反自城而入。曰。方遭寇難。逃避無地。頃賊退。故歸耳。婦愈不信。曰。吾正自杭州來。何爲欺我。抑我魂歸耶。衆亦疑怪。曰。頃自何門出。曰。候潮。曰。然則此清波也。一巷之人。盡破涕而

笑蓋其人已環湖一周矣。

朱天君

烈皇帝殉國。噩耗至杭。已在四月七日。闔城震慟。百姓麻衣冠。苦塊北向跪哭。及有清定鼎。禁苛令繁。厲禁民間私祀。有偶語及先朝者。駢誅棄市。而百姓仍思念故君不已。乃於各廟塑像。謂之朱天君。歲時祭獻。蓋吳越媚神。藉此自飾。而胡人又新入關。不審南方風俗。遂逃禁網。至今社廟祀祭。猶盛。像披髮跣足。面目愁慘。左持棍。是太祖創業之寶。右持環。乃煤山殉國之器也。民間於四月七日。茹素祭拜。以迄五月。凡四十九日。合七七之喪也。家具黃燭清香。不敢用白。懼胡知也。烈皇殉國。實在三月十九。民間以是日爲太陽誕。太陽君像也。以死爲生。望后重蘇也。用心之深如此。而隱翳於新朝積威下。以至二百餘年之久。清社屋矣。廟社未艾。豈非烈皇之靈在天實佑延之。

岳墓鐵像

臺鑄鐵象四姦。萬俟卨張浚檣夫婦也。遺臭流芳。各自千古。昔秦澗泉撫是邦。惡之。沉像於湖。明日像自浮起。水半赤。懼而止。故其謁嘉詩云。人於宋後少名檣。我到墳前媿姓秦。蓋深瘴之矣。今岳氏子孫極式微。而秦獨鼎盛。亦一異事。然皆託言少游耳。系惡言檣裔。此又較馮玉英爲可羞矣。楊善德督杭日。將逝。感夢神偉衣冠見曰。某鵬舉也。墳前四奸宜加禁鎖。又出亂國矣。時曹陸張方亂政。百計媚外。擊情激憤。比之四奸。爭至岳墓鞭撻鐵像。未幾竟開放凶之令。士庶快之。今廟貌煥然新矣。四奸之象。乃周鐵欄。禁止民間溺石。而不出旬日。積石滿中。洩溺更甚。乃知好惡自在民心。不能以一手掩也。

打虎

小保奎。即今小禿扁。初傭予家。善調談。後去而爲伶。走江湖。充丑角。尤喜弄人爲笑。一日在佑聖觀配武生演打虎。極縱跳之能。主人賞焉。小保奎欲與武生分肥。生不肯。乃同拉至前臺。虎人立而言。問賞誰曰。賞武松。非與虎也。奎大恨。他日又演此。生才舉拳。虎已斃矣。生惶迫曰。虎何爲不跳。曰。虎斃矣。諸

公看武松。非爲看虎來也。生哀之曰。汝斃。磨我矣。願分靈所得金。虎終不起。生大恨曰。汝死虎。虎死。吾亦能打。吾怒終不息。乃亂拳之。擊而擯之臺下。傷人焉。觀者大擾。武松竟逸去。

西銘先生

金沙港有祠祀張天如張名溥。世稱西銘夫子。莫東人不知何以有祠在浙。方西銘倡舉復社。依附東林。士氣凌厲。較前更甚。一時奔競其門者有七千人焉。溥嘗以計起周延儒。延儒方有新寵。沉溺聲色。不顧再相。溥逼之急。始就道。坐樓船。樹大纛。乃養神於江。酣飲彌月。斛玉時云。再召東山爲國計。盡船簫鼓。鬧江津。蓋已深譏之矣。及延儒入閣。溥尤操縱。春秋兩闋。孰元孰魁。悉由腹肚。一手編定。天子徒然分遣座主而已。童生一名。值銀一百二十兩。大爲孤寒之患。又欲盡用黨人。殺異己者。寫三冊進延儒。及溥死。延儒拭汗曰。天如死。吾好爲官矣。客或不解。曰。西銘我道干城。公何爲出此言。延儒乃出寫冊示客曰。此皆天如所欲殺。而我如何能殺盡。客皆訕。但夫有明養士鼎盛。士氣最剛。東林專制。勸節。

選取較嚴。然處積重之下。又無實力組織政府。故雖抱救時之策。徒爲無源之水耳。復社創廣大教主之說。枉尺直尋。遂使良莠雜進。而黠者把持奔競。盜竊聲氣。交通線索。廉恥道喪。拙者亦自爲叫囂。凌轢良賤。不知此中旋轉。自有實力。決非一二儒酸。可以吟哦得之。熱中躁進者。其心乃不可問。其有不天怒人怨。煽成滅亡而後已者乎。故當時正人君子。非其黨人如熊廷弼諸公。亦持正論。然卒爲黨人筆舌所毀。而是非出入。或有終古難理於衆口。王化貞敗壞邊事。至於極地。顧爲黨人所庇。身後尙有洗雪之詞。周鍾等從賊。吳梅村乃爲極力開脫。然黃蘗洲顧亭林。皆出東林。而獨能皎然節行持重。不復問黨要之黨中。頗多君子。而仇黨者幾盡小人。則當時之實情也。然士氣翳張。最爲國家禍害。同而不和。故君子惡夫朋黨。以今視昔。能無慨然。

皕月廊

幸可亭避暑湖上。與家君夜宿清澗寺。予時尙童子。何公且潘老蘭皆在座。詩酒唱和。凡十二人。清響

武林舊思錄

一

競逸時夜月方朗。游魚出聽。寺僧乞留鴻印。因爲暑曰。鉞月廊。家君製跋。華燧石乘燭。何公旦書焉。既成。相與出寺踏月。庭中松栢之影。荇藻交橫。仰視晶瑩。葉葉乃承露珠。涼夜亦思挾纈。公旦體羸。怯不耐寒。嗽不止。閉戶先宿。予將步自玉泉。登韜光。觀日出。二客從焉。沿路亂蟲如潮。流螢撲人。雅多幽趣。夜鷗叫月。時啼一聲。人人心中。皆以今夕且必遇鬼。旣而迷失道。四圍密竹。寥寂無人居。莫可問者。徘徊林間。忽聞有笑語聲。時殘月穿林。照徹更朗。一老者據胡牀。三數小兒持蒲葵撲螢爲戲。尙有數男女相偶語。類家人焉。因相率入問。求指迷途。皆不顧。笑語如故。更問之色大變。競攜坐椅杌入林避去。一時蹤影杳然。衆皆大駭。脊如沃水。凜不可留。強步跡之。則林窮處有戶一區。窺之。荒塚疊疊。閬焉無人。仰其牆有四大字。題曰義骨遺阡。蓋洪楊劫後。叢葬地也。不禁狂奔。身後風偃艸動。有若萬鬼擁擠。抵寺已鷄鳴矣。喘息不已。明日告之諸人。皆以爲遇鬼。魏春影且用之入詩。事隔七載。昨歲返杭。又過其地。適門啓。入而徘徊。牆後有小茅舍。一老農灌畦。視之。曩據胡牀人也。不禁愕然。因一一詢其家人。